

格桑花开

彭程



大都市中，在离开地面几十米的高楼上，在与它们平时的生存环境迥异的地方，这种原本属于高原地带的植物，居然破土而出了。

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种感受中有一些偏颇。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种子的使命就是发芽，有了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和养料，萌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自然不过。没有什么理由规定它只能在某一处地方生存。就像一个人去异域他乡打拼，只要适应环境，也能够过得很好。

接下来，我看到新芽一点点长高，长出茎秆，抽出叶丝，不断地开枝散叶，逐渐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有一尺多高。茎秆的顶端，也开始长出一颗颗花苞，日渐饱满，直到有一天，开出一朵一朵黄色的花。然后骤然提速了，短短几天中就开出了一大片，足有数十朵。我记录了一下，从发芽到开花，大约一个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稀疏到茂密，花盆的方寸之地中，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奇迹。

这种花卉毕竟是属于较为罕见的种类，因此最初瞥见它发芽时的那种讶异感，一直持续到如今的花开之日。推究起来，该是因为在理念的深处，它是属于另外空间的。距离感给事物增添了一缕诗意。

在那个空间里，花儿经常是重要的角色，成为许多画家描绘的对象。有名的像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还有莫奈的荷花，线条和色彩中寄托了心情，赋予了寓意。

回到眼前的格桑花。在藏语中，格桑花寓意幸福和美好，有不少歌曲以它命名，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是我的格桑花》，也是关于爱情的咏唱：“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我就等不及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歌词里有

怅惘忧伤，有不甘和无奈。好音多哀伤，生命中的欠缺、丧失和破碎，为艺术增添了深度和感染力。

给花盆里浇一次水，几颗水珠溅落在叶子上，悬垂欲滴，茎秆也给压得歪斜了。格桑花的生境是昊天旷野，阳光照射，大风涤荡，在逼仄局促的阳台一隅，并不适合它。我因此想到了晚清龚自珍的名篇《病梅馆记》，但又觉得不能简单类比。那些梅树扭曲怪异的形状，是人为的斫斫削削导致，为了迎合某种病态的审美趣味。但在这里，格桑花的本性并没有受到扭曲，毋宁说它是在环境的局限中努力发挥生命的潜能。

唐代诗人韩愈曾经在院子中以盆为池，种植了莲藕等，并赋诗数首。其中两首是这样写的：“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池光天影共青青，岸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雨点落在荷叶上，发出富有韵律的声音，深夜星光投影在水面上，若隐若现。尽管它只是缩微了的景观，但仍然能够带来一些真切的大自然的气息。

那么，看着阳台花盆里的格桑花努力挺直腰身，追逐阳光，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我也不难想象那种空旷辽阔的风景，那种在大地上飘荡弥漫的诗意。在都市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这些纤细柔弱的草本植物，是一缕灵动的气息，是一条看不见的通道，在无形中完成了一种启发，一次接引。

在这种散漫无羁的冥想中，今年的第一场雪终于降临了。阳台外面，雪花飘飘洒洒，时常有几片斜着飞过来，贴在玻璃窗上，片刻就融化了。有窗外迷蒙混沌的一片白色作为背景，格桑花被映衬得愈发碧绿鲜嫩，纤细挺拔的茎秆上，一朵朵小花宁静柔美，如梦如幻。

集邮那些事

原志（加拿大）

前些日子网络上在传看老画家黄永玉设计的2023癸卯年生肖猴邮票。我想起我先生年年都买几大版加拿大发行的生肖邮票，国内的生肖邮票也集了好些，于是翻出集邮本，想把历年兔年邮票找出来好好观摩比较一下。打开第一页，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1980年也是由黄永玉先生设计的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生肖猴邮票。

这几枚插在玻璃纸下若隐若现的猴票，就像一张网，把我们逐渐淡忘的与集邮有关的往事从记忆深处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

最先浮上脑海的是我先生少年时代的集邮经历。在他初中时，班上有个家境优越的华侨富二代同学，经常拿着一套套崭新的邮票和集邮册到班上给同学观看，虽然不无炫耀的意思，但也给大家普及了很多集邮常识。

那时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两张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的纪念邮票，一张8分钱，一张一毛钱。在那位同学的鼓动下，他用口袋里仅有的两毛钱买了一套，从此开始了集邮爱好。最初他从家里亲戚寄信贴的邮票收集起，但那毕竟有限，想买邮票又囊中羞涩，他就捡废铜烂铁或牙膏皮卖给废品收购站，每每卖得几分一毛钱，就立刻去换成邮票。他的绝大多数邮票都是几分钱面值的盖销票（盖过章的邮票），记忆中最贵的一张新票是两毛钱面值。

收集到一定数量的邮票后，他就自己动手做集邮册。先把商店小卖部扔的包装纸盒捡来，切割成整齐的纸板装订成册，再用小刀仿照正规集邮册的样子割出一道一道缝，然后把裁好的玻璃纸嵌进纸板缝里，这样就可以把邮票一张一张插进去了。这种纯手工制作集邮本他做了好几本。集邮本里的邮票，虽然都是当年以最少的钱买下的，却不乏珍品，即使是盖销票，如果保存到现在，也都是天价。可惜在他上大学后，被一个到访的亲戚长辈全数拿走了。后来随着学业繁忙，留校工作考研读研教书，他基本上把集邮爱好抛到九霄云外。

我本人集邮属于附庸风雅那一类，既没有多少集邮知识，也没舍得花钱买邮票，只是偶尔看到漂亮的或有点纪念意义的邮票就有一搭没一搭地买一些，再买个漂亮的集邮册装起来充门面。我俩在一起后，也许我的集邮册唤醒了他的时候集邮的热情，他把中断了多年的集邮爱好又找了回来，哪怕到上海考试都不忘抽空去买套新鲜出炉的邮票，并且把这爱好发扬光大到国外。

三十多年前他到加拿大留学，有一天他偶然在黄页上看到温哥华集邮协会拍卖邮票的广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专门跑去逛了半天。在那里他买了一大堆各个时代各种面值的加拿大邮票，虽然只买得起几分钱一张的邮票，却淘到了几张难得一见的包括票中票在内的珍贵邮票。尤其惊喜的是，他居然找到一张英国印制的清朝宣统元年的邮票。

他的集邮爱好通过这一趟温哥华

集邮协会之行更加激发了出来，从那以后，他时常光顾车库拍买或跳蚤市场的邮票摊子。某天他在跳蚤市场的一个邮票摊上遇到一个是集邮发烧友的华人同胞。那个华人同胞问他有没有全新的中国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邮票。我先生说没有。那时我们家确实只有两张品相不太理想的猴票盖销票。那个华人同胞恳切地请他让中国的亲戚帮他买一张，如果能买到，他愿意出100加元。

我先生就给他老家的弟弟写信，请他到集邮市场看看有没有人卖猴票。那时一张猴票大约卖25元人民币。恰好他弟弟有个集邮的同事，刚得知中国和加拿大即将同步发行一套一模一样的纪念白求恩诞辰100周年的纪念邮票，就提出用猴票交换加拿大发行的白求恩纪念邮票。于是我先生买了一整套四方联的纪念白求恩邮票跟他交换了一张猴票。当我先生收到猴票后，给华人同胞打电话时，没想到他说猴票现在不那么值钱了。我先生说既然不值钱，你收藏了也没太大意义，我就自己留着吧。于是我们就这样歪打正着地拥有了第一张崭新的庚申年生肖猴邮票。

后来我们陆续帮几个国内的熟人用美元交考托福的报名费，他们都等出国后给我们带东西或寄美元还我们，我们说没关系不用放在心上。但有一个老师特别认真，一定要托人带物品到加拿大送给我们。我先生说，既然老师非要还我们，不如再买一张猴票夹在信封里寄来，既简单又省事。

那时候每张猴票大约50到55元人民币。于是老师一下子买了两张猴票寄来。这让我们一共拥有了3张崭新的猴票。据说现在每张猴票的价格在1万元人民币左右。老话说物以稀为贵。这枚猴票之所以价钱不菲，主要是因为当时发行量少，总共才印了500万枚，扣掉损坏撕坏的，实际发行不到430万枚。再加上当时人们的集邮兴趣还不太浓厚，直到第二套、第三套生肖邮票相继推出，人们才意识到拥有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肖邮票是一件多么有纪念意义的事，于是纷纷回头去寻找第一枚猴票，就这样，猴票的价格一张再涨。



大纵湖上白月光

王迎春

在江苏大纵湖一个不冷不热的月夜里，我身在透明的白月光下的情形，依然铭刻在我脑海里。那个照亮湖上、照亮村庄幽静小巷的月光，使我沉静。那一刻，我站在小街中心一角水泥电线杆旁，呆呆地看着月光照射下地面上朦胧的电线杆影子，恍惚间，我沿着那斑驳的大路，一脚一脚地踩着向前奔去，连同我的影子一路向前移动，但我永远够不到自己的影子，小巷那头谁家的狗欢快的叫声，似乎也和我一样沉浸在白月光下，享受现世安稳。

孩子们大都生活在乡村，没有楼梯可爬，田野上多的是树，树上有桑葚可吃，树上有梨果可摘，徒手爬树是农村孩子必备的本领，特别是在男孩之间，谁爬树爬得快、爬得高，实在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

孩子们冲着果树、桑葚虎视眈眈，虽然大人们防备有加，但透透脑筋的主人，还是防不胜防。借着一个月圆之夜，我和玩伴爬树偷采半熟梨果，被发觉后躲在树丛中。邻居二爹

气不打一处来：明儿树下撒满碎玻璃，看谁再来爬树摘果！

“哪能，玻璃会伤着孩子，泼些粪便无妨！”一旁二老太说。

那晚，我在月光下亲耳所听，现在想起二老太的话，仍倍感温暖。第二天晚上，孩子们顽性不改，几人被二爹活捉在树上。二爹手拿花叉，大声吆喝，吓人不轻。当我们手足无措时，二爹却慌了手脚，放下花叉，借着月光，轻手轻脚一个个接我们下树。一友不小心从树上跌下，二爹忙扶起，看一个个无碍，这才复又大喝起来。我们像一只只欢快的鸟，纷纷散落在月光明亮的小巷深处。二爹，二老太，心慈目善的老人啊，想到他们，我永远心存感激。

清澈的湖水、村庄上的白月光，一直以来都深深打动着我，温暖着我，照亮着我。当一切已成过往，我还是相信，月光下半明半暗的村庄，永远投射在我的记忆里，赶不走，冲不散，哪怕村庄已夷为平地，月亮还在，月光还在。

将军山下将军城

杨志宏

阜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清风，沿着宽阔的山间公路，过石鼓湾、严家滩大桥，驶入县城。烟深水阔的汨水河由东向西穿越城区，婀娜地呈S形流淌开来，碧波荡漾，将县城划出河东与河西两片区域。河西是老城区，也是主城区，是平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文荟萃，商贸云集；河东是开发区，拔地而起的写字楼，大小数千家公司，林林总总的商场，人流如潮，车水马龙，被人们称赞为平江的“小浦东”。

我们的车经过三阳大道、筒青路，刚到翠竹路口，老彭喊道：“快停下，看，他就是我常对你们说的老鲁班！”车前方十几米处，有古稀老人蹲在道路涵管施工点边上，两手比划着和工人们说话，还踩着扶梯下到了坑底。我们急忙下了车，老彭喊道：“好久不见啊，老鲁班！您老还是这样硬朗！”他转过身，也认出了老彭，有些老年斑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乐呵呵地说：“哟，笔杆子们来了，你们可要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多呐喊助威呀！”

工人师傅扶着老鲁班上来，他拍拍身上的尘土，指着前面肖家坪几栋即将封顶的高楼说：“看，又一个安居工程快完工了，从连云山革命老区迁出的近千家农户，在城里有了他们舒适的新家了。”

老彭望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以敬佩的口吻告诉我们，老人不仅是红军的后代，还是一位老城建，正好姓鲁，大伙儿尊称他为老鲁班，他是多年来我们城市建设升级换代的见证人。像他这样的红色后代，在平江县数以万计，他们继承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在各条战线上，薪火相传，为城市建设发展添砖加瓦，无私奉献。

经天岳大道，我们走进平江烈士

陵园，瞻仰了高大的军民英雄雕塑群像，黑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两千多位烈士的英名，我们深深鞠躬，敬献花篮。穿过福寿山汨罗江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迎面而来的是平江起义纪念馆和平江县红色博物馆，翠柏掩映，庄严肃穆。1928年平江起义以来，这座百万人口大县走出了66位将军。95年前炮声中那一双双期待的目光，欣慰地看到了现在飞架在平江新城上的缤纷彩虹；当年硝烟弥漫的汨水河，如今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平江县挺进了湖南省县域经济十强。

说着走着，我们来到平江县文化艺术中心。步入大厅，一幅彩墨长卷《汨水平江永留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2011年，享有“新中国工业设计第一人”盛誉的平江籍美术大师周令钊，回乡采风，历经4年，创作了这张珍贵的佳构，捐赠给家乡人民。时年92岁的周老饱含深情地说：“绿色平江、红色平江、金色平江，是我多彩的家乡啊！”

从空中鸟瞰县域地图，仿佛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鹏。“十四五”时期，平江确立了建设“一城四区”的新发展定位，“一城”，即利用平江处于湘鄂赣三省省会辐射的区位优势 and “一园两区”的布局优势，打造融合新城；“四区”，即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乡村振兴样板区、全域旅游引领区、中部地区区域融合发展创新区。

告别县城，我们乘坐汨水河漂流，抵达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登上全透明高空玻璃桥。桥全长300多米，横跨凤凰大峡谷，凌空飞架，气贯长虹，游客如织。一阵歌声伴着白云飘来，是讲述平江起义的电影《风暴》主题曲《送别》，歌声萦绕，蓝天白云，翠峰涛涌，温暖着中国诗词之乡。

